



笙离-著

EAR HOLE SHENGLI WORKS

耳洞是感情的缺口，连着心脏的神经，
有温柔的脆弱。

人们都说，穿过耳洞的女孩子，
下一个轮回还能遇上前世的爱。

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笙离-著



EAR
HOLE
SHENGLI WORK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耳洞 / 笙离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29-11634-7

I. ①耳… II. ①笙…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222号

耳 洞

ERDONG

笙 离 著

责任编辑：李 梅

责任校对：杨 婧

封面设计：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字数：320千 印张：9.5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634-7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 子 /1

第一章

如果爱有天意 /4

第二章

人生若只为初见 /9

第三章

我想要的不过是爱 /19

第四章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29

第五章

爱逢对手的青梅竹马 /39

第六章

爱与执着共生 /50

第七章

患有妄想症的爱情 /62

第八章

背负旧爱如何爱人 /73

第九章

在世界末日的记忆 /85

第十章

在阳光密集的地方 /95

第十一章

爱情残缺的牙齿 /109

第十二章

带来阳光的小七 / 125

第十三章

沉睡青春的爱恋 / 144

第十四章

雏 菊 / 161

第十五章

Love Actually / 175

第十六章

连甜蜜都虚假，徒生恨意 / 188

第十七章

西贡纠缠的爱欲 / 208

第十八章

不是不爱，是不够爱 / 229

第十九章

爱在年少轻狂时 / 248

第二十章

你好吗，我很好 / 271

第二十一章

写下时间和爱情交错的笔记 / 279

唐君然番外

——只是当时已惘然 / 292

楔子

那天是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日子。

南方的春天总是潮湿多雨，本来过完年，天气已经渐渐变热，可是到了清明又骤然变冷，气温降得离谱，伴着细细密密的雨丝，寒气直侵发肤。

陆宣挽着江止水的胳膊，从嘈杂的小吃店里出来，她小心跨过那些水洼，一边数落着在一旁不断打喷嚏的好友：“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清明止雨，端午收被。”

江止水笑得尴尬：“在这个破地方待了三年，还是不能搞懂天气状况，话说，我当年考过来的时候，就指望南方暖和点，没想到今年冻死我了。”

陆宣点点头：“今年南方大雪，家里只有制冷的空调，害得我只能躲在被窝里哪儿都去不了，没想到天气刚转暖点，就开始下雨。”

抬头看看绵延不止的雨水，江止水嫌弃地啧啧嘴：“郁闷的天，郁闷的学校，郁闷的人生！”

小巷很长，卖水果、卖碟片、卖杂物、修鞋的排了一排，堵了大半的路，行人的伞都撑不起来，只好忍受冰凉的雨水时不时滴在头上。

巷子尽头是通往学校附属医院的后门，有一家简陋的小饰品店，老板是一个化着夸张妆容，洒着劣质香水的小女孩，口才奇佳，几乎每个进门的顾客都会买上一两件东西，即使他们并不真正需要。

路过那里的时候，江止水无意中往店里望了一下，发现老板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往顾客耳朵上去，忙叫了陆宣：“哎，你看，她做什么呢？”

陆宣转头看了一下，说得轻描淡写：“哦，打耳洞呢！”

没想到江止水眼睛立刻一亮：“我要看，我要看，去看看！”

陆宣脸立刻拉得老长：“喂，这个有什么好看的，你是外星来的吗？耳洞没见过呀！”喊归喊，还是被江止水硬拖了进去。

打耳洞的女孩子是她们的学妹，见到她们甜甜地喊“师姐好”，江止水笑笑，指指她的耳朵：“痛不痛呀，看上去挺吓人的。”

老板立刻就反驳：“怎么会痛呢，我耳朵上打了五个呢！”

耳洞₂

江止水倒抽一口凉气，再去看老板，果然戴了四个耳钉，一个耳坠，在灯光的照耀下，甚是灼目。

小师妹对她们笑笑：“不疼，要是疼也是一瞬间的事，女生嘛，为了漂亮牺牲一点也是应该的。”然后转向老板：“麻烦你把我刚才那个耳坠钩子换成纯银的，我怕我过敏。”

老板应了一声，转身去取小钳子，小师妹指着一排挂着的耳坠问她们：“师姐，帮我看看，哪种耳坠好看，我相信你们的眼光。”

江止水立刻就凑了过去，还拉了陆宣看，口气里不无羡慕：“我这种没有耳洞的人，只能看看这么美丽的东西在别人的耳朵上发光，不过也是一种享受。”

陆宣不作声，看了半天摸摸自己的耳朵：“你不说我想不起来，原来我也是有耳洞的。”

小师妹咯咯地笑：“师姐是不是戴不习惯，什么时候打的？”

陆宣想了一下回答：“我们那地方的女孩子都是小时候就打的耳洞，以前上学时候也戴过，都是塑料棒，那时候没人敢在老师眼皮底下戴流苏坠子这类的。”

江止水没怎么注意她们两个人的谈话，一心扑到了漂亮的耳坠上，忽然她指着其中一个流苏形的耳坠问她们：“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泪形的吊坠，粉红色的水晶，切工看上去还不错，相对于其他款，这款做工精致可爱，水晶也闪着温柔的光芒。

小师妹和陆宣的眼光都集中到这款耳坠上，老板看到之后连忙推销：“哎呀，靓女好眼光，这款可是施华洛世奇的新款，叫粉色情人泪，卖得很好呢！”

江止水扑哧笑出来了，现在只要是水晶，就能被冠上施华洛世奇的名号，女孩子就是奢侈品的簇拥者，买不起正品，就是假的也会让她们高兴好一段时间。

最后这款耳坠被陆宣买了下来，她把耳洞重新穿了一次，那款闪闪亮亮的耳坠配上她的波浪长发，很是惹眼。

江止水呆呆地站在一边，目不转睛地凝视那些在灯光下闪耀的耳钉，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或是第几十次自己萌生了想去打耳洞的念头。然后再被自己硬生生地按捺下去。

曾经她和那个高高瘦瘦，白净的男孩子一起走过那个古老城市的很多地方，几乎处处都留下了回忆的痕迹，那时候她还默默跟自己做了一个约定，

“如果我和他分手，我就去打耳洞，然后失恋一次打一个”。

半年后，他们开始争吵，开始恶言相向，开始哭闹，开始厌倦，最后放弃。谁都没有错，那个年纪的情窦初开，只是孩子般的吵闹和喜欢，连爱都不知道，也没尝过。

她原本以为爱到精疲力竭后，很难复原，却没想到自己能一个月时间彻底告别过去的爱恋，然后用一秒钟时间去喜欢上另一个人，再用无边无尽的岁月忘却。

好像王菲在《流年》里面唱道：“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可是，那些预示伤痛的耳洞终究是没有打成功，她连去饰品店的勇气都没有。

不是怕痛，是怕留痕，小小的伤口，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得到的和失去的。

原来，自己还是更爱自己，舍不得自己受一丁点委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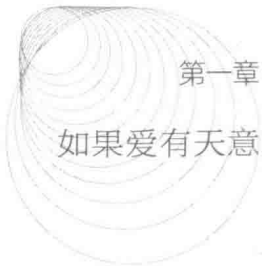
三月的南方，飘着雨，天很冷，料峭春寒。

三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叫江止水的女孩子无意中经过一间饰品店，再次萌生了打耳洞的想法，然后再自我否决掉。最后，她下了一个决定，如果两年后，她还喜欢着他，那么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打一个耳洞，为自己，为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今天如此普通，又不普通。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唐君然，生日快乐。



第一章

如果爱有天意

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爱有天意。因为，爱情这样一个东西，是我再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的，既然连老天都不愿意怜悯我卑微的感情，那么这段感情注定不会有多好的结局。

——《爱有天意》

睁眼一看已经是下午六点，从床上探头看窗外的天，明媚阳光照得世界花团锦簇，窗帘在风中摇曳，泛起细微的褶皱，如同花朵绽放。

我从早上七点睡到下午六点，因为熬夜完成了老板的任务，所以放纵自己睡到自然醒。

翻身下床，顺手打开电脑，QQ 上面有李楠师兄的留言，“恭喜过了，不过咱老板刚才发话说，以后我们都要换成 CATIA 制图，有空赶快学一下”。

我苦笑一声，想给他回话，却不知道说些什么。点开界面，开始下载 CATIA 软件，自己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准备去吃饭。

研究生，尤其是工科生的日子，总是没一点规律。

到陆宣的宿舍叫上她吃饭，华灯初上，南大校园里的行人并不多。

陆宣东张西望，最终失望地叹气：“我还以为南大起码有点帅哥呢，怎么看了半天一个都没有，还不如我们学校呢！”

我撇撇嘴：“怎么，还希望人家帅哥主动上前跟你搭讪呀，美死你。”

“我是被骗来的！”陆宣立刻换上了怨妇表情，“我大三的时候跟南大一个研究生网上聊天，他跟我说，‘美女，你怎么现在还没有男朋友，要是来到我们学校，走路上都有人跟你搭讪，你哪愁找男朋友呀。今年过年不嫁人，嫁人就嫁南大人！’你说我一个没把持住，就跟你跑到南京来了，现在一看，全忽悠人的！”

我翻翻白眼：“我没说南京都是帅哥呀，帅哥不是结婚了，就是没长大，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做小三，二是养成计划。”

她哈哈大笑：“还说我，你自己都没找呢，话说你跟那个唐君然最后怎么样了？”

我顿时语塞，心里说不出的一阵发堵：“我跟他就这样子，没什么呀！”

她狐疑地看我一眼，便没再作声。

我埋下头，脚边正好有一颗小石子，我用脚钩了过来，边走边踢，脑

中盘旋着刚才陆宣无意识问出的问题“你跟那个唐君然最后怎么样了”。

我和他能怎么样？我仔细回想我们最后一次交集，那是中秋节的时候，我在宿舍看一群女孩子玩闹，有女孩子打电话给男朋友，说是中秋节没有月饼吃，而那个把女朋友捧在手心的男人立刻开车送来三大盒广州酒家的月饼和水果若干。

我坐在一边啃月饼看信息，收到的都是各种祝福短信，我挨个回了过去，不过是一些“中秋快乐”简单朴实的回复，只是翻到唐君然的名字时，微微愣了一下，然后才发了过去。

没一会儿唐君然给我回了信息，“滥俗的网上祝福”，我笑笑，没有当回事就丢在一边，最后和其他信息一并删除了。

这是我记忆中和他最后的交集。

再后来，我们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本来连朋友都谈不上关系，彻底冻结了，连场面客套的节日祝福都没有。

很长时间后，当我换了新手机重新输入联系人号码时，我忽然想起我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息，而我也没有发给他。我凝视了他的号码好一会儿，就删了。

我连那个号码他是否还在使用都不知道，我连他在哪里工作都不知道，我连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连风轻云淡的招呼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是我把他丢了，还是他把我忘了，还是我们互相刻意地遗忘，答案谁也不知道。

可是我依然想念他，记得他每年的生日，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吃完饭，忽然想起来我有几本书落在学院的实验室，跟陆宣打了招呼便向我的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走去。

九月的天还是很热，大概是夏天的热气余韵未歇，南大的建筑多是西式，青砖红漆，很有历史感，放眼望去几株桂树花苞都没有结起，绿油油的枝叶仿佛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深秋绽放。

学院走廊的布告栏很久没有换了，还贴着两年前的喜报，“机械设计专业本科孙美洁同学喜获第三届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我冷笑一声，刚想走开，后面有人喊我名字，我扭头一看，笑了笑：“李楠师兄，这么晚了，你还来学院做什么？”

他不回答，反问我：“你呢？”

我甩甩钥匙：“我上次来落了几本书在这里，这几天急着要用的。”

他“哦”了一声：“我来老板电脑上拷 SRTP 项目书的，校园网那有问题，试了一下午怎么也打不开。”他说着话，眼睛一直在注视着那份喜报。

我好奇：“看什么呢？”

他笑笑：“这个奖其实应该是你的吧，其实我挺好奇的，孙美洁是怎么得到那些数据的？”

我撇撇嘴：“网上搜的。其实那个是我选修课的作业，传到那个老师的论坛上去了，不知道孙美洁怎么弄到了，不过算她有些眼光，因为我当时成绩可是满分。”

“你还能记得那些数据吗？”

我摊摊手，无奈地摇摇头：“完全想不起来了。”

李楠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觉得挺抑郁的？”

我顺手敲敲玻璃：“我不喜欢为难别人，更不喜欢为难自己，感叹命运不济，不如自己努力。”

他轻轻笑，眉眼舒展，眼眸中却暗藏另一种深意：“止水，世界上也有你光凭努力也得不到的东西。”

我的眼睛对上他的，从他的眼里看到自己面无表情，心里恍然彻悟：“是的，是有我得不到的，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怎么死乞白赖都没能得到。”

是的，我终于承认了，即使费尽心机我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爱情，唐君然的。

那有什么办法，都是命。

他笑起来，笑容很柔和：“没关系，想开点，该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求也没有用。”

我回望一眼橱窗里的喜报，隐隐有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我知道，我是宿命论者。”

宿命是什么？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命不命的，完全是有些人自己没能力去做那些事情，才怪罪到命上去的。

我就是没能力，所以转一个弯，又回到了宿命。

日志 9月26日

那个男人坐在女人的对面，对她微笑，你没有变，还是这样美丽，可是他已什么也看不见了，当女人的泪水夺眶而出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他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家庭，和责任，不是十几年前那个青涩的男孩

或女孩了。

可是他们的遗憾终于在儿女的身上实现了，萤火虫环绕，结局圆满至此，已无遗憾。

因为爱有天意，所以他们注定相逢，因为爱有天意，所以他们等着对方，无论生死。

这是至死方休的信念。但我反而觉得，这和爱情无关。

爱情只是信念的某种衍生。

我一直相信爱有天意，我记得那年的夏天热得诡异，我的心也如这样焦躁的天气上上下下，我按捺着女孩子的小心思，悄悄地问自己，唐君然喜不喜欢我？

直到他说，水水，你是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所以你值得更好的人。我才明白，原来那些快乐过往的点点滴滴都是过眼云烟，那些关怀不过是因为他把我当作一个小妹妹看待。我哭不出来，一个人站在空旷的操场上，原本是艳阳万里的天空忽然倾盆大雨，太阳却诡异地挂在天边，热气从脚底蒸腾上来，眼前湿漉漉的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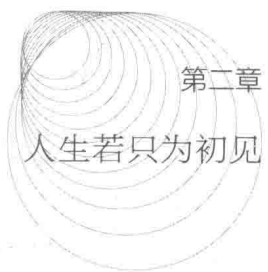
那时候我忽然就意识到，如果连老天都不愿意怜悯我卑微的感情，那么这段感情注定不会有多好的结局。

因为爱有天意。

后来，我笑了，认真地跟朋友推荐这部影片：画面很美，音乐很赞，情节很假，效果很好，表演很稚嫩，可是看着很感动。

其实这个故事假不假又有什么关系呢，本来都是杜撰的。如果世间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假的美好和真的残酷，你又愿意选择哪样？

我想，即使是梦境，我还是会选择鲜花和巧克力，还有没有伤痛的沉醉。



第二章

人生若只为初见

那时候的美好纪念通通藏在心底，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Is there any song that can take
me to your heart?

——《侧耳倾听》

九月的天骤然转热，仿佛夏天又回来了。

外面是烈日和热辣的风，屋内是喷薄而出的冷气。我托着腮，漫不经心地转着笔，老板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学术讲坛任务。

绿树在桌上的白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的思绪却飞到了窗外。我喜欢夏天，喜欢这个季节疯长的树木，怒放的花朵，喜欢夏天的热烈和毫不掩饰，冲到至高处，哪怕下一秒就坠入谷底。

夏天，有着我不具备的勇气。

这次学术论坛请到的是两位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一位是华人，也是南大的老校友，退休后被聘为南大教授，负责罗克韦尔自动化实验室的一些重大项目的把关。

老板面露崇拜之色，底下在座的学生，也无一不露出膜拜的表情。

但是我天天看超级玛丽奥，也就麻木了，人比人，一定会气死人的。

比如我中学的同桌，公认的校花，在北大读物理，现在跟我聊天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唉，我们老板最近没什么项目，没项目就得挨饿。”

我问她劳务费，她说，“少则一千五，上不封顶”。

我看看每月固定死的五百劳务费，想想做的比农民工还辛苦的实验，一时间啼笑皆非，只能发个流汗表情。

不过她的信用卡欠了一屁股的账，我存款虽少但是总是正数，我挺满足的，所以，想过好日子，眼光要短浅一点，不思进取不一定是贬义词。

在宿舍宅了两天后，陆宣打电话来说让我见见她的新男朋友，于是约在第六街咖啡馆，很小资小清新的地方。

我去得太早，他们还没到。我点了茶，因为咖啡让我失眠暴躁，每次喝完之后都睁着眼睛到天亮，把回忆里的东西翻过来倒过去地看。

把脑子放空的时候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种置身在人流之外的感觉，忽然想起王菲的那首《单行道》——一路上有人坐在地铁张望擦身而过的广

告，有人怕错过每段躲不过的新闻报导，一路上有人能白头到老有人失去青春年少，有人在回忆中微笑也有人为了明天而烦恼。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回忆里微笑，容回忆对自己嘲笑。

远远就看见陆宣挽着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们推门进来后，我看得更真切。

第一直觉，我不喜欢这个男人：那双眼睛不专注，眼神飘忽，身形不正，刚才推门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伸手，而是陆宣先推开门让他进的。

陆宣这次看上的人，一定又是她喜欢惨了，但是那个人不怎么把她当回事的那种。

我们总是会说我们喜欢上的男生是某种类型，其实我们喜欢的不过是个那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的男生。

落座，陆宣跟我介绍：“止水，这是我男朋友卓翔，浙大研究生。”然后又偏过头说：“卓翔，我最好的朋友，江止水。”

我微笑，点点头：“你好。”

他伸出手，笑得像一朵花：“止水，你好，总是听小宣说起你，果然百闻不如一见，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当下本能地排斥此男，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叫我的名字，还完全不顾一旁的女朋友，滔滔不绝地问：“止水，你喜欢喝红茶呀，呵呵，我也喜欢。”

“止水去过西湖没，有空去杭州我请客。”

此类话题滔滔不绝。

我都懒得应付，偷偷去看陆宣，她竟然笑得欢畅，时不时地问：“卓翔，我去点蛋糕，你是喜欢拿破仑还是芝士蛋糕，呵呵，你和止水还真投缘，她也是学机械的。”

卓翔立刻问我道：“止水你喜欢什么蛋糕，我都随意。”

有人会眼睁睁地看自己男朋友对自己好朋友献殷勤吗？要是我，咖啡红茶早泼了上去。

幻觉，一定是幻觉，我这样安慰自己。

忽然，我的手机欢快地响起来，连忙起身去别处接起来，师兄郑博的声音传来：“江止水，你在学校吗？”

我立刻有不好的预感：“不在，师兄你有什么事？”

他说话的语气理所当然：“这样的，就是那个学术论坛，老板原来准备让一些人去帮忙，结果孙美洁临时有事，你现在能不能赶回来帮个忙？”

“对不起，师兄，我只负责翻译资料，孙师姐负责的部分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许是看我回绝的态度有些强硬，他连忙换了一个语气：“师妹，孙美洁真的挺忙的，她家里最近出了一点事，你要理解人家，唉，就当师兄拜托你帮这个忙的，好吧？”

他这么一说，我想拒绝也没法了，只好说：“我二十分钟之后到。”

也好，不用夹在两个人中间扮四不像了。

愤愤地挂了电话回来时，卓翔去了洗手间，我跟陆宣告别：“我走了，郑博找。”

陆宣奇怪：“我说——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找你办事呀，你们系里就没人了？”

我“哼”了一声：“欺软怕硬的家伙，要不是怕他在老板面前做小人，我才不用他呢。”

陆宣笑笑：“不过你敢拒绝你师兄，我倒是挺佩服你的，老板手下都是这样，博士压硕士，硕士再压本科生，师兄师姐一说什么，下面那群小的屁颠屁颠地就万死不辞去了，你倒是胆子挺大的。”

我摇摇头：“有时候不强硬一点，吃亏的总是自己，我今天帮他去主持了什么论坛会议，明天就可能帮他去买花送水，后天没准打电话来让我帮他取火车票，我累死累活的，结果好处、便宜全被他占了，他在老板面前挣足了脸面，你说我有那么傻？”

她神色复杂：“那你快回去吧，路上小心。”

赶去国际会议厅，才发现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不只是机械工程学院的老师、教授，还有别的专业的，甚至别的学校的学科领头人都来了，声势浩大得让我咋舌。

我悄悄地拉过李楠师兄：“这么隆重，我怎么不知道？”

他皱眉：“老板开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在发呆，他明明都说了。”

我讪讪地笑：“耳边吹过一阵风，然后就没了。”那边郑博走过来，递给我一大堆资料：“江止水，你把这些资料发到每个位置上，拣前排先发，后面不够的话就两排发一份。”

我不满，但也乖乖地伸手去接，谁知道半路被李楠拿过来了：“人多，我去。”